
试谈 1954 至 1997 年重庆产业衰落的行政因素

袁长富¹ 付令²

(1. 王坪中学, 重庆永川 402175; 2. 中国物流学会, 北京 100045)

【摘要】: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经济中心,自 1954 年划归四川省后,受管理机构迁移、厂矿搬迁、资金短缺、税赋沉重等行政管理的体制弊端影响,加之四川省战略向省会成都严重倾斜,一度发展缓慢,呈现衰落景象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四川和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重庆;四川;炮舰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557(2009)51-0031-03

1954 年重庆直辖市降格为四川省辖市,至 1997 年重新设立重庆直辖市,许多重庆人沉痛地看到城市的逐步走向衰落。基于对重庆未来的期许,本文从行政因素角度试谈这个特大城市的衰落历程、

一、历史机遇造就重庆崛起

客观地说,重庆在历史上曾断断续续经历辉煌。在明清工商业萌芽发展以后,重庆的发展步伐已明显快于省城成都。19 世纪末开埠,揭开了重庆发展的崭新一页,加速了重庆发展的进程,并逐步奠定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地位。早在 1915 年,重庆的城市规模已超过成都(以城市人口计,重庆 51.7 万人,成都 45 万人)。

在抗战爆发前,重庆工业已位居大后方第一,其产值是第二位西安的五十倍;长江沿岸商埠第三位。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随着大量东部工商企业及学校等涌入,重庆历史地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仍为中央直辖市,并成为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

1950 年代,西南六省市(渝、川、黔、滇、康、藏)共 7000 万人口,重庆仅 110 万,但创造出的生产总值占西南地区的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的七成。

二、省辖时期,重庆逐渐被边缘化

1954 年,大区撤销,重庆降格为省辖市,强势发展一去不返。以后,国家和四川省对重庆发展的支持力度与重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相匹配。“一五”期间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只有重庆发电厂一项。

在 1960 年代的三线建设中,重庆进行了兵器、船舶工业建设,适度建设了配套的机械工业。这个时期算是重庆受关注最大的一个阶段了。再往后,重庆重点兴建了化纤工业,即四川维尼纶厂。与此同时,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得到特殊重视。“一

¹收稿日期:2009-01-23

作者简介:袁长富(1965-),男,重庆永川人,大学本科,重庆市永川区王坪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生产力布局与经济地理学;付令(1977-),男,重庆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航管理、行政区划。

五”期间，成都成为国家八个重点投资区域之一，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成都地区占五项“奠定了四大电子工业基地地位”、“三五’，期间，国家在川西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发展了航空工业。以后，又建设了当代中国装备级别最高的重型机器制造厂，兴建了一整套电站设备制造基地，以及核科技工业体系。

难能可贵的是，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实行计划单列前，作为一个传统工业城市，重庆工业紧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位列全国前七。在川内各大中城市中，重庆因有较为强大的冶金、机械、化工、仪器仪表等重工业，以及医药、纺织、食品等较为齐全的轻工业，产出占比大，上缴税收贡献更大，仍能保持一定的比较优势。

忍辱负重的重庆工业在省内依然成绩赫然。四川省产品销售收入前20名工业企业，重庆占9席；全川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20强企业，渝企各为8家、

重庆历史地理形成了国家重要工业基地，而重庆尴尬的地位使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并可能进而影响国家生产力布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两位和重庆颇有渊源的研究员林凌、郭元稀联名撰文《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力陈“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历数行政区划、条块分割、以及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等“体制”弊端对重庆发展的巨大束缚、这是高层的构想的：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提出重庆计划单列，四川省于1981年要求改泸州，国家于1983年确定为重庆。

三、计划单列，未改重庆颓势

按理，在经济上“计划单列”的重庆应该轻装上阵，突飞猛进了。然而，此后重庆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一）工业。

重庆工业在西部有最好的基础，周围人口密集，市场条件好，其工业发展无可置疑应当得到关注。出人意料，从1983年到1997年整整十四年，跨越四个五年计划周期（六五—九五），前后数百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地区除了西南铝改扩建项目得到国家扶持，没有兴建别的重大工业项目、重庆自身也有许多发展工业的想法、比如希望建设大型的玻璃厂、聚酯厂、炼油厂等等。

重庆与四川省一道向中央联合申请项目，这些项目也多半获批，但是玻璃厂落地成都，聚酯厂定点自贡，炼油厂虽未开建，但基本落实到彭州。重庆只能一次次心酸地看着煮熟的鸭子一个个飞掉、在今天九龙坡西彭西南铝所在的地方，一个250万吨级炼油厂在1960年代都几乎开工了！炼油厂，成都盼了十七年终于盼到了。而盼了40多年的老工业基地重庆，大型炼油厂至今没有！

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伊始，悄然有四川将东西分治的传言。三线调整搬迁，倾向成都地区。四川境内原设三个以国防科技工业为背景的所谓“工农区”。乐山“金口河工农区”，以核工业为主，距离成都较近，属于传统成都势力范围，那里的红华化工机械公司理所当然迁往成都了，位于乐山的西南物理研究院也随迁成都，成都因此完成从科研到生产的核基地架构、

成都的航天工业基础本不及重庆、成都原来只有一家始建于一五时期的新兴仪器厂（719厂），由电子工业部门划转航天。而重庆除了拥有卫星遥测设备厂（巴山仪器厂），在江北、石桥铺等地布点有航天研究所、计量站等，另外，长空工业公司、江北工业公司均属航天系统。

位于达州—万源崇山峻岭之间的白沙工农区是航天基地，对外称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对内是062基地，厂所计20余个，职工2万余人，研制生产运载火箭及武器系统。国家三线办规划将其搬迁重庆，拟组建航天七院，并已在重庆石桥铺动工兴建062科研基地和064科研基地。但基地，江北、石桥铺的航天研究所、计量站，以及长空工业公司、江北工业公司最终一并迁往

成都龙泉驿区。重庆只留下了巴山仪器厂和半个重庆航天机电设计院、成都几乎是从零开始，一夜之间成了重要的航天科技工业基地。

位于华蓥山脉的华云工农区，以光学工业为特色，是兵器工业基地。直接为重庆兵工基地企业提供产品配套，是重庆兵工基地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三线调迁中，华云工农区的九家光学工业企业，只有华光、明光两家迁往重庆就近配套，其余迁往并无兵工基础的成都等地(成都六家:金都光电厂/268 厂、西南光仪厂/348 厂、华西光仪厂/398 厂、兴光机械厂/598 厂、江华机械厂/354 厂、长城机械厂/9846 厂)。更有甚者，成都从重庆兵工基地搬迁重量级兵工厂。

计有:合川区的华川机械厂/204 厂、陵川机械厂/167 厂，南川区的宁江机械厂/564 厂、天兴仪表厂/5004 厂，万盛区的晋林机械厂/157 厂。这其中有重庆兵工基地的两大重型武器生产基地型企业、进入 21 世纪，这种掠夺式搬迁仍在继续，从川内各地继续向成都集聚，泸州化工厂/255 厂，江安的川安化工厂/215 厂，南溪的长庆机械厂/216 厂、南山机器厂/661 厂、红光化工厂/565 厂等，让人不能一一枚举。

据了解，这部分企业搬迁后远离有传统联系的兄弟厂家，又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大多先后陷入困境。这在客观上对重庆地区生产力布局造成极大的破坏，也没能很好实现“军转民”。

(二)交通。

重庆长久以来希望打通一条东出通道-渝怀铁路(原拟称“川湘铁路”)。然而省上并没有听进重庆呼声，一边先行建设内(江)昆(明)铁路，既而建设成(都)达(州)铁路。渝怀铁路直到重庆直辖后，由中央钦定为 2000 年开工的西部大开发十大工程后才得以实施建设、

重庆城市交通欠账越积越多 1989 年前后开始建设两江滨江路和李家沱长江大桥。这两路一桥，对于交通极度拥堵的特大城市重庆是早该修建了。

然而囿于财力限制，令路桥建设修修停停。重庆是老工业城市，本身市政建设严重滞后;工业设备老化，也函需改造，各方面欠账很多。老工业基地重庆，每年既要向中央上交税收，又要向省里上交税收。直辖前的重庆，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县城。由此可见体制弊端对重庆发展的制约有多大!

(三)高等教育。

很多人或许产生疑问:高校数量西南第一的重庆，在 2005 年前进入 211 工程的 100 来所重点大学中，为什么只占一席?

建国初，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实力雄厚的重庆大学被拆分、其地质系发展为今天成都理工大学、财经系连同重庆的同类院校，建立重庆财政学院后，迁成都成为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

此外，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成都科技大学，主要的皮革、化工等专业直接来源于重庆大学，以至有“川大工科一半来自重大”的说法。

再远些，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正源也是重庆建材学校。可以说，那次院系调整固然出于计划经济需要，而毋庸讳言，作为四川行政中心的成都获益最大。尽管如此，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全国重点大学中，重庆仍占到四所:即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农业学院。

同期成都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四所:四川大学、四川医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科技大学。数量上成渝持平,学科专业上各有千秋、

原来分散在四川省内各地的有潜质的高校迅速向省府集聚。从雅安分迁川农(分校),从峨眉迁入西南交大(主校),从南充迁入西南石油大学(名为分校,实为主体)。省府高教实力一再加强,同期重庆高教却是另一景象。

从1983年到1997年的十四年,也是重庆高教地位严重衰退的时期。西农和川农的角色互换是一个极好例证。211初评开始以后,名不见经传的川农顺利入围,重点高校西农却意外落选。也许可以说,211大学评选就是一场政治博弈。得近水楼台之利的成都,有五所院校一举进入了211工程。

而缺少了省级政府的关怀举荐,重庆只有重大一所211大学。西农、西师合并为西南大学,终于在2005年跌跌撞撞进入211工程,虽然进了,却延误了整整十年的发展期;法学界享有盛誉的西政至今没有赶上211末班车。

(四)区域发展规划。

在我国,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辽中南地区一样,成渝地区是中国城市化较早区域。当代中国,类似成渝两地在四川省内双雄并存的绝非仅有。哈尔滨与大庆、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福州与厦门、呼市与包头、郑州与洛阳,这些省在大力发展省会城市的同时,没有忘记给予其他基础较好的大城市以应有扶持。

显然,在省内作为非省会首位城市,重庆、青岛和包头体现了三条不同的发展战略路径。四川的战略在民间为戏称为“砸锅卖铁保成都”、“四川无成都,发展超江苏”。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今天成都的“一城独大”。在1965年西南局贵阳会议上,重庆市长任白戈大胆地放了一炮,认为当时全省的发展思路有问题,过分偏重川西,忽视了重庆,“这是一种炮舰政策,不对!”到

1996年,重庆在自己长期拥有较大优势的工业领域首度被省会成都超越,商业陷入萧条,高教不卒忍睹。回首计划单列时期,重庆确实落后了: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重庆GDP67.32亿元,列全国第四(前三位为:上海272.81亿元,北京108.8亿元,天津82.65亿元),而成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能够排到第12位了(35.94亿元)。到1995年,重庆GDP742.57亿元,已与成都的713.67亿元不相上下。

还是用林凌、郭元稀两位研究员《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一文中的一句话:“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发展),窒息了重庆的经济活力。”重庆的没落,重庆的苦涩,重庆的无奈,旁人岂可感同身受!可以说,重庆之从四川分拆,既是发展之必须,又何尝不是为势所迫!作家黄济人如此形容姗姗来迟的重庆直辖:重庆直辖,无疑为这个即将倒下的中国名将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四、直辖重庆,城市期待复兴

1997年3月14日,重庆正式获得了直辖名分。

就在人大会场,当时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与重庆市委书记握手,一面道喜,一面调侃:中央给重庆大蛋糕的时候,别忘了给四川一个小蛋糕哟。然而,国家并没有大规模投资重庆。很长一段时期内,3000万人重庆的建设资金还不如1000万的省会成都。重庆直辖市生不逢时,不可能得到京津沪三市在计划经济年代所能享受到的特殊优惠,并无预期的直辖效应。

重庆直辖市像“民办本科高校”,需要自筹资金建设;而四川省成都市好歹是个“省属公办高职院校”,有省上拨款。

重庆直辖十年所享受的是周边省市都纷纷享受的所谓“优惠政策”、而传统省会城市在计划经济年代长期积累的体制优势,

正是重庆直辖市不能逾越的体制障碍。重庆城市发展长期得不到“输血”，日益显现它的老态。交通建设超乎想象的严重滞后，早已成为它不能承受之重。渝怀铁路等项目的开工建设，很大程度是仅仅在补此前多年的欠账，而且也只是杯水车薪、

不妨将重庆与其原所在的四川省会成都作个比较。铁路、民航、金融、中石油、中石化，乃至中科院、中建、勘测设计等部门的西南大区机构(或分院)长期扎营成都。成都自然是近水楼台、

中石化勘探南方分公司就曾给热心的重庆带来不亚于八级地震般的巨大冲击、以为似乎可以拥有一家对战略资源有一定支配权的地区性分支机构了，重庆人沉浸在多年未曾有过的喜悦中。可高兴劲还没过，这个机构一夜之间从重庆消失-部委在西南的大区性机构都习惯设立到成都了、得而复失的重庆又一次陷入了巨大的失落！

从生产角度看，重庆既是中石化在西南唯一的根据地，也是长期以来中石油在西南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最大阵地、重庆天然气产量目前占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分设)七成左右，储量则占全国七分之一强、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失去中石化勘探南方分公司后重庆巨大的失落感、铁路枢纽问题最近在全国尤其重庆引发了热议、在反对重庆成为枢纽的人中，有的说重庆铁路站场设施落后，没有枢纽模样、地区性铁路局主导下设计的龙头寺火车站也就一座县级站规模，直辖市新建的这座客运枢纽站还没启用便显过时。更多的人怀疑重庆的运输量需求，说重庆人流量不足以使其成为客运枢纽、这种说法貌似有理、真正的原因还是重庆没有自己的铁路局，因而不能拥有更多的客运始发线。

重庆及周边人口稠密，一旦重庆拥有更多的客运始发线，客运量根本就不是问题。受制于人，番茄大棚似的火车站，袖珍般的候机楼，就不会得到改观，就不能解决是重庆交通发展的体制障碍。

五、归因

如果从1954年算起，五十多年里，重庆由盛而衰，自然像是应验了一些人心中万事万物盛衰无定的宿命论，让人感到强大的人为力量、关于重庆被逐渐边缘化以至逐渐衰落的前因后果，有许多不同版本的说法。且不论那些说法孰是孰非，但是人们勿需怀疑重庆在其间对国家以及省上的巨大贡献，因为历史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人们也勿需怀疑重庆自身努力不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重庆的生存确实不易。行政区划、条块分割、以及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等“体制”弊端对重庆发展产生了巨大束缚，窒息了重庆的经济活力。

六、一点反思

今天的重庆，实力和地位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重庆当然要发展，重庆也会发展。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太惨痛，正是基于对未来重庆发展的期望，从眼前起，我们都得付出十倍甚至百倍于人的努力、

我们或许应该改变一些重庆人固有的劣性、比如遇事太过果决，缺乏点计谋等。一些关键部门的重要官员，在事关重庆发展大局的问题上，一定要多下功夫。对区域发展带动明显的重大项目，已经有眉目的要紧抓不放，没有的还要有预见性的去谋划。大区性机构缺乏是重庆发展的软肋，但我们必须正视它可能将长期存在的现实、对于国家部委将要在西南设立的大区级机构，重庆一定要有足够预判，及早做工作。这样的政治资源，对被国家定位为重要中心城市、西部重要增长极的重庆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参考文献：

[1]崔新桓. 四川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A]. 四川经济年鉴[C].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411-415.

-
- [2]伍源德, 李勇, 胡际权. 建设四川三峡经济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设想[J]. 重庆经济. 1993, (3).
- [3]孙化远. 四川交通对外发展战略与长江流域经济开发[J]. 中国铁路. 1996, (4):15-17.
- [4]重庆市经济地理编辑委员会. 重庆市经济地理[M]. 重庆出版社, 1987.
- [5]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理事会.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 1986 年.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86.
- [6]张卫, 富治平. 第二次直辖给重庆留下三座地标[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7-10-31/022614199956.shtml>
- [7]张卫, 富治平, 赵珊珊. 阳光下, 重庆朝气蓬勃第二次直辖[EB/OL]. http://www.cq.xinhuanet.com/10th/2007-03/13/content9495516_5.htm